

怀念中西医结合先驱者邝安堃教授

陈可冀

我国杰出的医学家、中西医结合先驱者邝安堃教授逝世一周年了。邝老的去世，使我们感到非常悲痛。

邝老的医学科学生涯和成就说明，在科学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必然会造就一代科学巨匠。邝老的离去，无疑是我国医学界的巨大损失。

邝老之所以是我国出类拔萃的中西医结合科学家，主要在于他的科学业绩是卓绝的，闪烁着时代的光彩，真是功不可没：(1)五十年代后期，他率先研究中医学术中的重大课题“证”的动物模型，获得成功，奠定了中医药学实验科学的真正基础。他对中医学的“命门”十分有兴趣，分别采用不同剂量的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素、甲基硫氧嘧啶等药物方法，采用肾上腺皮质挖空方法，肾动脉结扎或肾包裹方法，分别形成了类似中医“阳虚”和“阴虚”的动物的“证”的模型，并经分别应用助阳药或滋阴药反证证实。(2)五十年代后期，最早采用具有抗应激放松反应的内养功方法治疗高血压病，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临床随诊观察，证明可以稳定降压效果，并降低累计总病死率。(3)研究性激素和环磷酸腺苷与糖尿病、冠心病及甲状腺疾病等的内在联系，从而对各疾病的阴阳失衡理论和治疗作出了发展。(4)在现代医学方面，邝老是最先发现异烟肼引起男性乳房增大的学者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发现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医师之一；他和同事们诊断并治愈了国内第一例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他还是国内最早诊断血紫质病的医师之一。他荣获法国政府骑士荣誉勋章，并成为我国全国劳模，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还是医学院学生的时代，我就读到了邝老的一系列临床论著；但我真正认识这位天赋卓绝、创新思维十分活跃的临床家，则晚到了 1959 年的 12 月。那时在西安召开全国第一届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之所以在西安开，是因为我国首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是那时在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首先开展的缘故。这次大会的第一天有几篇大会专题报告，其中包括苏鸿熙教授的心脏外科报告；黄宛教授的动脉粥样硬化进展报告；邝老和我分别作的关于高血压病的报告。邝老介绍他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及实验研究进展，我介绍中医分型治疗的问题。那时我二十九岁，我对邝老的诚挚待人，身着咖啡色皮大衣而从不戴帽子，记忆犹新。这次会后，他应我的邀请和他的研究生赵光胜教授由西安返上海过北京时到中医研究院访问。到中医研究院时，当时研究院的学术秘书处处长王文鼎老中医和我一起接待了他们，王老海阔天空地纵论中医药学术问题，甚至讲到祝由科，讲到肿瘤病的中医药治疗前途；作为一名西医专家，邝老都能耐心听完。这次接触，使我看到邝老对中医药学术的爱好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一名已经成名的现代医学家，

能够在中西医结合方面进一步作出成绩，以上这种对民族文化的正确、客观的态度，是重要的基础。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创办《中西医结合杂志》，邝老最快回信愉快接受担任名誉总编辑，并且陆续寄来优秀论著。每次见面，他总是称美杂志办得好，有水平，这对我们大家是很大的鼓励。邝老的谦逊风格对我们也有很大教育。1978年，我招收了第一批研究生，邝老亲自来西苑主持了我的研究生何愉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他给研究生提出的多是基础知识或基本功的问题，发人深思。

1980~1987年，我和邝老每年都有机会见面，主要是在学术会议上或去外地讲学时，一同登过泰山，游览过漓江。1982年在北京的一次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期间，我和邝老同住一室，彼此交谈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责任感和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遐想多而不夸夸其谈；论点富有哲理性而又能身体力行地去实践。那年他已是八旬老翁了，但他仍然每晨五时半起床，相当准时。淋浴后，便坐在案前苦读起德语来。邝老的英语、法语及俄语水平都相当高，但仍能在晚年如此勤奋治学，富有朝阳之气，实在是紧紧地掣动着我的心脏。我想，这或许便是他成功的钥匙和要诀。有一次我同卫生部外事局宋允孚同志聊天，谈到邝老，他用十分兴味的口气谈起一桩往事，他曾是法语翻译，多次陪同外宾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听到邝老讲法语，跟法国人无二致，以为是法国人，等到转过身一看，原来是邝安堃教授。

邝老晚年培养了很多研究生，大家对他都很敬重。邝老对年轻人没有架子，平等待人。有一次我和侯灿教授到上海，他一定要约我们到他家作客，吃海螃蟹腿，我们也十分乐意去。他知道我除了从事心血管病研究外，还从事清代宫廷医药档案研究，他也十分有兴趣。为此，他专门为我主编的《清宫医案研究》一书写了长达数千言的序文，这和李可染为本书题签相映益辉。他在序言中写道：“回顾我国二百年来，受尽列强的蹂躏，城下之盟，丧失国土，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和清朝腐败无能有密切关系。从这些帝皇、太后的医案里，也可发现他们有些也是身为病人的统治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清史也许能有所发现。”

邝老对于我们晚辈来说，是富有吸引力的。我们喜欢他，愿意向他学习。他是典范，我们自愧不如，不奋进是不成的。

邝老能够不拘陈见，不断求进步。他的成就以富有创新性为特色。他在五十年代后期在中医学实验科学方面的建树，标志着或反映出了当代中医学由当时的宏观综合为主让位给了宏观微观结合以及综合分析结合的新时代。邝老的一生，真可谓实实在在的不平淡的一生。

为了表达对邝老的眷恋心情，书如下心声以志念：“过从最慕思维新，中西结合有奇勋；感怀总见家国情，魂牵梦萦愿同心。”